

◎余秀琴

法號：靜純

編號：委員 A0072

出生：1939年4月5日

往生：1998年3月10日

余秀琴師姊，祖籍雲林縣水林鄉方興村。由於夫婿職務調動，1968年來到了花蓮市居住。師姊為一賢淑典雅、溫婉善良的傳統中國婦女，原本在公賣局服務，後因兩女一男相繼出世，還有高齡祖母需要她服侍，遂辭去工作擔任起全職的家庭主婦。剛遷來花蓮時，有心追求宗教信仰，卻不熟稔，先是經人介紹到一貫道道堂禮拜，唯不能投契。適巧夫婿任職的林務局木瓜林區管理處同事，為靜智師姊的夫婿，因得其引薦，於1976年正式加入慈濟行列，不久即被推選為委員組花蓮區第二組的組長。她以身作

則，抱持「多做多得，少做多失」之心歡喜接下任務。

大家都稱揚和公認，師姊具有一顆樸慧婉柔、善體人意的媽媽心。同組師姊們大家相約訪貧，若有人遲到落後，師姊會請眾人先行出發，而她一定待在原地等候遲來者會齊後才兼程趕上先遣人員。同組的吳月桂不會騎車，每次訪貧或者有其他活動，師姊必定安排適當的人選負責載送，而她自己更騎著摩托車載送月桂參加各種活動多年，兩人情逾姊妹。月桂師姊深刻記得，花蓮多位委員同時到慈院作健檢，先前大家聽說照胃鏡過程極其「恐怖」，眾人面面相覷，無人率前。師姊為了安頓大家的心，自告奮勇搶先坐上檢查檯。原本溫婉的她，為了大眾變得勇敢而又堅強。

還有一次，師姊騎車經過某個路口，由於晚上視線不良，被一莽撞騎士撞倒。她不僅不怪罪還送錢給人家。這種犧牲奉獻的菩薩精神，受到慈濟人的愛戴與讚歎。

多年前，師姊罹患良性的乳房纖維瘤，在台北動完手術後很快就痊癒了。返回慈院健檢時，乳房又發現硬塊，但她都不在意。不久，夫婿罹患腦瘤，師姊付出全部心力照顧，又得兼顧慈濟的各項活動，反倒把自己的身體給疏忽了。四年前，夫婿辭世，兒女個自婚嫁先後遷往台北定居。師姊也在兒子的堅持下遷居台北。但她在台北人地生

靜純師姊與護專的懿德女兒們合影



疏，不知向何人介紹慈濟，因此留在花蓮的日子多過北上的時間；雖然此舉換來兒子的輕聲抗議，但她仍堅持「現在不做，更待何時？」，只得讓兒子失望了。

師姊深知慈濟四大志業齊頭並進，委員工作非常忙碌，不願以自身的小病痛麻煩別人，總是拖延著。雖然醫師每次都警告她尿液指數過高需要住院觀察，但她總是託辭忙碌堅持出院回家。等到夫婿往生後，她再上醫院檢查，乳癌已經進入第二期，必須開刀，作長期的追蹤治療。而她或知時日無多，總是不肯浪費分秒，用心投入慈濟工作。即使過年期間，兒女回家團圓，一接到有會員病危的消息，仍強自抱病參與助念活動，兒女百般勸阻都歸無效。

1998年農曆春節甫過，師姊因癌症復發和轉移，子女爲了方便照顧，將她接到台北治療。精舍常住慈師父、如師父兩人經常北上探望，還有第二組的師姊妹頻頻上台北探望她們最敬愛的組長師姊。但她爲著太麻煩別人而感到不安，即便有多大的痛苦也都隱忍不言。慈師父囑咐她要安心養病，宣師父更攜帶上人頒賜的偈語「世緣有長短，慧心永不變，慈悲心常在，乘願又再來」前往慰望。師姊默然無語，含淚信受。

到3月初，師姊病體每況愈下，同組師姊妹一起商量；花蓮土親人也親，還有她摯愛的上人與慈濟，與其留在陌生的台北，不如讓師姊回到故鄉，大家也好有個照應。先徵得其子的同意，而在徵詢師姊時，她雖已不能言語，仍張開眼睛點頭表示贊同。經聯絡慈院心蓮病房許禮安醫師，師姊終於踏上返鄉之路。而第二組的師兄姊大家排班輪流守候在師姊身旁，這是慈濟大家庭對師姊奉獻慈濟二十多年表達最虔誠的敬意。

3月8日，聞說師姊病危的消息，上人專程趕到心蓮病房探視。師姊似乎期待已久，一直緊閉的雙眼在當日終於張開了，兩手也不斷做出合掌的動作。上人緊握她的手，叮嚀師姊萬緣放下，心懷歡喜，立志做一位生命的勇者；去來清楚，生生世世追隨師父從事慈濟工作。師姊張口欲言，卻疲弱得發不出聲音。上人拍拍她的手說：「不用說，師父都知道！」師徒相契於心，一切都在不言中。

3月10日，靜純師姊終以業盡捨報往生，凡所有知悉消息的慈濟人都來爲她念佛，送她一程。上人獲訊，特地再赴慈院助念堂溫言慰諭師姊務必牽緊他的手，歡歡喜喜的「快去快回」。而上人對師姊意念分明，志心堅固，亦十分安慰。相信師姊不捨衆生，很快就可換個莊嚴清淨身與所有慈濟人重逢。

◎朱陳月望

法號：慈珀

編號：委員 A3534

出生：1930年12月7日

往生：1998年6月30日

朱陳女士自幼生長在佃農家庭，年少時正逢日據時代，生活困苦。在家除了照顧年幼弟妹，操持家務之外，還需趕赴田間，協助父母耕作農事。乖戾多舛的環境，成就了她的克勤克儉，吃苦耐勞不向命運妥協的剛毅個性。

隨著年歲漸長，十七歲時奉父母之命和